

长篇历史官场小说

张军
Zhang Jun Works
作品

官宦世家、书香门第，
三代人，三台变幻离奇的大戏……

大清

全面展现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
官场升迁文化

深刻剖析大清世家三代人
为官从政之道

真正超越曾国藩的官场法则
不用明哲保身，也能官场立足

大清一品
Da Qing Yi Pin

一品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长篇历史官场小说

大清一品

张军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北京 100882 (010) 8808888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一品 / 张军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04-1501-2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571 号

大清一品

作 者:张 军

责任编辑:连 慧

封面设计:艺和天下

版式设计:魏 敏

责任印制: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10 × 1020 1/16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5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1501-2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6899 8638

序

在官场中,能心甘情愿的走向官场尽头,以结束自己的官场前途,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天下清明政治、廉洁国策的官场中人,大多是不容于众,特立独行,似目中无人,却胸怀天下的怪吏!

本书讲述的就是有这样官场经历的窦氏子孙三代人。

窦氏一家在官场中没有曾国藩等人的为官之术、为人之道,他们有的只是耿直与忠贞,倔强与狂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个人进退,胸怀天下而不计一家得失的大爱,三世为官,皆为怪吏。但在乾嘉道三朝中,他们祖孙三代仍皆能身居高位,影响天下,捭阖官场,惩治高贪,整肃官纪,光耀门第!

窦氏三代在大清三朝官场的官场之搏,让您从一个高官世家的角度了解官场,读懂官场;让您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两百年前清朝由盛而衰的惊涛骇浪,带您走入一个更真实更透彻的官场世界。颠覆曾国藩的官场规则,不用明哲保身,也能官场立足!

小说共分三篇:乾隆朝篇、嘉庆朝篇、道光朝篇。

大案



乾隆朝篇：第一代窦光鼐

乾隆四十七年，农历正月二十八。

北京的雪愈下愈大了。雪片如鹅毛般漫天纷飞，风助雪势，天地间白茫茫，混沌一片；劲风咆哮着扑到人们身上，将雪片打在行人的脸上生生的疼。刚过申牌时分，一队辇车慢慢沿着笔直向北的驿道，朝着北京紫禁城南的宣武门行去。车队只有三辆车，一辆骡车、两辆轿车。八个戈什哈一律披红色的油衣骑马随行护车，马蹄踏得泥花四溅，车轱辘咕噜噜地响着。只见第二辆轿车乌银嵌金丝饰辮、景泰蓝圆帽包头，黑羊皮车纳相眼绿呢车围，万字云头泥金线帷子下面镶一圈红呢，俗称所谓“红围子车”，只有从二品及以上官员才有资格坐这种豪华大车。福崧此时就在这辆轿车之上。

他先是以从二品的身份在甘肃跟着总督勒尔谨平了苏四十三之乱，得了皇上御赐花翎。接着在甘肃和李侍尧查出清朝第一大贪案，所亏银、粮共计三百万两，另查出赃银五百万两，又得了皇上明旨夸奖。福崧这一段时期可谓春风得意，步步高升，本该是极好心情的，但他却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

福崧走到山西的时候，京里就已经有人给他报信了。北京城中早已是火药味十足，听说有御史奏本参他，但被圣上留中不发。不过，这也许只是京中一场大纷争的开端而已。

甘肃大案，他杀的人太多了，他惹的人也太多了。虽然有乾隆的支持，也有李侍尧为他打气，但李侍尧远在甘肃作总督，远水又能解多少近渴，而乾隆作为

皇帝，帝心难料。京中又是如何形势，他又不好把握。

福崧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一手撩开“红围子”帷远望，见苍白的天穹已经发了灰，但远远的还是能看到宣武门影影绰绰高大的城墙。他想起临走的时候，是从北京城北德胜门走的，为的是图个得胜的好口风。这一次回来，他没有走大道从正阳门过，却要走宣武门。福崧是希望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过一过的，看一看这个京城杀人的刑场，想一想他处决近百名贪官污吏，而把自己变成出头的鸟儿、出头的椽子是否是值得的。

从北京走的时候是乾隆四十六年夏，转眼已经半年多过去了。当时吏部任命他为福建布政使的文书刚刚下来，甘肃苏四十三就造反了，总督勒尔谨点了名要他，临走时皇上对他的百般嘱托仍在耳际。刚平了苏四十三，又立刻与阿桂、李侍尧查办甘肃王亶望的案子。忙乎了两个月，好家伙，一查查出一窝子脏官来。向上参奏之前，福崧请示李侍尧是否用词缓和一些，以免触动圣怒，死的人更多了。李侍尧扬脸说了一句：“苏四十三是怎么反的？没这些贪官能反么？光苏四十三案就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可怜他们，他们将来不会可怜百姓。再逼民反，将来死的百姓比官兵还要多。”福崧一想也有理，为国为民这些脏官都该死。但抢在前头查案的是他，主审的是他，后来监斩的还是他，虽说名义上是跟着李侍尧干，但李侍尧躲在幕后指挥，前台露脸的只他一人，听倒彩的仍然是他。这一回李侍尧奉旨留在甘肃任总督躲得远远的，而他却不得不去北京受千夫所指。

过了菜市口，福崧的心情反而平复了一些。大不了一个死字，何况这回他还是挟功而返，这些人能把自己怎么样？福崧这样想着，心中坦然了许多。

福崧住进了驿馆，洗了澡换了衣服，好好地睡了两个时辰，一直睡到掌灯时分方才起来。福崧正准备唤人备饭，门外走进来几个太监，为首的是个瘦脸大个子，穿一身红色太监衫，福崧以前见过这人，是养心殿的大太监马进喜。他急忙起身，还没迎出去，却听马进喜道：“请福崧大人接旨！”

福崧一愣，这个不当不正的时候，皇上传旨是什么意思。

福崧快步迎出来，边走边对下边人道：“快快，摆香案，开中门。”

“是口喻，免常礼。福崧跪接即可。”马进喜说着，在院里面南背北站定，看着福崧跪好了，朗声宣读圣旨说：“着福建布政使福崧，即刻到养心殿见驾。”

福崧没敢多问，坐了轿子随着马进喜从西华门进紫禁城，入隆宗门，先到了

军机处外的台阶下听宣候驾。这时夜色已沉，天空墨蓝，军机处廊前一溜的风灯照得大院白煞煞的。院子里有些冷清，两个军机章京匆匆走入军机房，几个部司的官员在廊下歇着等回文，没有人说话，显得有些肃穆。初春的风在上面“呜呜”地响着，像是在大声的呜咽，但院子里却感不到有多大的风。

福崧正在想事，忽然听到有人在笑，多少显得和这里的气氛不太和谐。福崧扭头看去，见一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走在前头。此人一品朝冠，顶戴上是镂花金座，中间镶一颗鸡蛋大小的洁白圆润的上等东珠，衔一个亮红宝石顶子，补服绣鹤，套在九蟒五爪袍上，跨着镂金衔玉的朝带，整个人精干大方，透着一股子英气。另一个约四十岁年纪的人跟在后面，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袍套锦鸡补服，一脸的讪笑。福崧认得这两个人，前面就是正值得意，一路扶摇直上的和珅，眼下是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国史馆副总裁，总管内务院三旗官兵事务兼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御前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总裁、兼理藩院尚书、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这一溜的头衔，没有个好记性真还记不住。后面那个是和珅的亲信，户部侍郎吴省钦。

两人边走边说话，那吴省钦咧着嘴笑道：“听说那福崧的手从来都是红彤彤的，难道老天都暗示这手是沾了血的……”话说了一半，见福崧正站在院子里，竟硬生生地将后面的字咽了回去。

福崧知道吴省钦要说什么，跨上一步道：“吴侍郎啊，你说我福崧双手沾着血，杀人太多是么？”

和珅未发迹时曾在咸安宫学习，吴省钦的弟弟吴省兰曾是和珅的授业老师，吴省钦当时也是咸安宫的老师，只不过不像他弟弟那样亲自教过和珅罢了，不过和珅论理也应当叫做老师，但吴家兄弟为了攀附和珅，竟想办法反投在和珅门下做了学生。当兄弟俩双双登门拜见和珅，见面就双膝跪倒，称和珅为先生自称弟子时，连和珅都大为惊讶，连称不敢当。但这种不要颜面的无耻行径最终还是被和珅接受了，这事虽然被朝廷内外长久的传为笑谈，却丝毫不影响兄弟二人成为和珅的心腹，并不断地升官发财。福崧对二人很是看不起，再加上他火爆的脾气，所以虽然和珅就在面前，吴省钦官阶也比他大着半品，他仍然敢指着吴省钦的鼻子质问。

吴省钦被福崧问的一愣，毕竟是做贼心虚，竟一下子找不到话来搪塞，讪笑



还挂在脸上，只是僵住了，弄得脸色很不自然，但和珅却毫不在意，哈哈笑道：“福崧藩司是哪里话，我们是在谈你的手，不是你想的那样。”说罢，捉住福崧的手好好审视一番道：“好手，果然是名门世家贵人的手。”

福崧把手抽回冷笑道：“这双手也不过是世家手罢了，既然不会捞钱，又算得什么好手？”

和珅听福崧语含讥讽，脸上的肌肉稍稍抖动一下，但笑容只是淡了一淡，随即又恢复常态道：“福崧藩司真会说笑。”回头对吴省钦道：“我昨日在你家看到有把挂扇的金字写的不错，是谁写的？”

吴省钦道：“是窦光鼐的字。”

“写字善用金者，窦东臬可谓天下第一。赶明儿我给你拿一把白面挂扇，你替我求几个字如何？”

“那扇并不是学生所求，乃是富阳董公在市中所购。窦光鼐脾气古怪倔强，他的字不好求啊！”

两人撇了福崧边说边向军机处走去。廊下歇着的几个官员急忙起身行礼。

吴省钦道：“这个不是少司寇秦瀛么？秦瀛是窦光鼐的学生，相处甚善，让他求字，必能成功。何不让他代劳？秦少司你看如何？”

秦瀛道：“这个不难，只是窦公刚刚被任命为浙江学政，现在去浙江的路上，恐需时日。”

和珅道：“不妨，不妨。你要记在心上，不要忘了。”

几个人正说着话，太监马进喜走进来对福崧道：“皇上传福崧见驾，跟我来。”

这边和珅等人听了都感意外，原以为福崧是到军机处来公干的，没想到这么晚了竟是听宣见驾，这样的恩宠可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这边福崧跟着马进喜来到养心殿，刚跪在陛阶之下，喊一声“皇上……”只听乾隆在里边道：“免礼，进暖阁说话。”

福崧起身进来，长跪在隔栅前，一脸惶惑不安，不敢抬头。

乾隆轻声笑道：“上次朕见你可不是这个样子，今儿个是怎么了？”

福崧道：“臣有罪。圣上给臣的差使没有办好。”

乾隆道：“先起来说话，坐到那边去。”

旁边小太监搬去椅子，福崧坐定，用余光看着乾隆，见乾隆盘膝坐在炕上，

穿一件黄色江绸薄棉袍子，神态平和，气宇轩昂，一点儿也不像是七十多岁的人。

乾隆缓缓道：“福崧，你先不要谢罪。朕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朕这时候叫你过来，不是听你谢罪的，也不是听你说差使的，你先往这里看看。”

福崧这才抬了眼朝乾隆那边望去，见炕桌之上放了三摞折子，其中一摞子有一尺半高，另两摞子只高寸许。乾隆指着折子道：“这里有三摞折子，都是和你有关的。最厚的一叠折子共有八十三个，全都是参你的。”

乾隆随便抽出一个翻开道：“这个说的是盛世年代兴此大狱，甘肃三品以上官吏为之一空，动摇国基，民心不稳，不是为官的样子。还有这个说话更狠，福崧好杀，闻者皆心寒，此好杀之人，以百官之血，染顶戴腥红，断无好结局。这里还有不少喊冤的，说你丧天理，定罪皆在一念之中，而无量刑之尺度。下面这些奏折，朕就不一一提了，都是些陈词滥调，虽引经据典，皆无可读之物。朕知道，你来京前后，对此已有风闻，所以今夜将你唤来，就是怕你压力太大，有什么别的想法。朕今天给你一句话，让你定定心，那就是：杀的好，杀的对！”

福崧一下子俯伏在地，心里一阵悲酸，又一阵激动，眼泪扑簌簌的往下落，一肚子发委屈与愤懑此时皆化的干干净净，向上叩首道：“臣虽死不能报皇上知遇之恩。如今天下太平，国库充盈，百姓富足，有些人便起了贪污的心。先是县、府豪夺，后为道、省贪贿，从下到上都渐渐学会了横征暴敛，上欺君父，下逼百姓。且狼狈为奸、上下勾连、互相包庇。借国家赋予之权，掏国库税赋之钱。如甘肃王亶望的案子，上有军机大臣于敏中等京中重臣，下有县府道省百余名抱成团拧成一股绳的外官，竟欺骗了皇上七年多。仅王亶望家赀就达300多万两。如非苏四十三造反在前，圣上英明，烛照洞鉴，发觉甘肃有捏饰情弊，这些贪官现在还逍遥法外呢？所以这个案子不能不严查，不能不重办。若办的轻了，就是放纵包庇。”

“大胆！”乾隆喝一声，眉头紧皱，右手紧握住胸前如意。一向自负的乾隆，竟被一个王亶望欺骗了七年，心甘情愿地每年从国库往王亶望及其同伙的口袋里划拉钱，这是乾隆最不想提的，也是乾隆最恨的。因此，他才坚决顶住一切压力，力保阿桂、李侍尧、福崧，要求严办此案。虽然这件事已真相大白，但从一个外臣的口中又重新说出来，仍然触动了他心中的痛。他缓缓神，看看下面战战兢兢的福崧，又恢复了理智。



乾隆长吁了一口气道：“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憚。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无一人言及，思之实为寒心。你能将此事直言禀朕，朕不该怪你。”

乾隆起身，从炕上下来，来回走了几步，又道：“还有这几个本子，虽不是参你的，但也劝朕要少动大狱，说甘肃一案伤了一省之根本。说朕为你撑腰是因为王亶望欺君，伤了朕的面子，因此发怒，做的过了。你仔细看看这个折子，说的是什么屁话？说杀一个人，他有爹妈儿女，有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连带着一千子人遭罪。若是牵连过多，国家必将多事。但王亶望之流恣情贪酷，任性乖张，上天都难以姑容！范仲淹说的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些贪官污吏，胆子大的很呢？心肠也毒的很。若不杀他一人，不知他还会虐杀多少百姓，这些百姓也有爹妈儿女；再者，他底下的那些官们，见他犯了国法，受不到应有的惩罚，更会变本加厉地搜刮地皮，戕害天下乡民，受害者又何止千万。这千万百姓若是受不了压迫反了，那就是揭竿而起，一场兵争，国无宁日，虽百万黎民也难有安生之人。王伦之反、白莲之乱等等这些还少么？想想许多朝代都是亡在姑息权臣要吏，而不顾百姓死活，最终天下无处不乱，亡者以百万计，难道为了一两个贪官的命，值得以大清江山和普天下的百姓来换么？”

乾隆一口气说完，气息平复了一些。又用手指着桌上的另一摞折子道：“这些折子都是保你的。虽然只有十一份，但阿桂、梁国治、和珅、福康安、福长安、董浩这些内阁大臣都上了保本。可见朕所重用之人都是识大体的，也足见朕所作之决定并没有错。”

福崧听到和珅也上本保他，心中奇怪，这个和珅不是在京中闹得最欢么？十个参他福崧的人中有六个人的后台就是和珅！为何一下子改了性子了？此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其实，福崧还是没有参透和珅的脾性。和珅最是善于见风使舵的，皇上既然决意要承认阿桂、李侍尧、福崧在甘肃搞的这个案子是对的，和珅多次旁敲侧击又没有效果，无功而返，他又岂能直接和皇上对着干？但和珅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一边上折子保福崧，另一边则组织一批人去倒福崧，并且派出精明强干的手下去查福崧的底子，看他有没有不干净的地方，一旦准备好了反击的弹药，他还是要毫不留情地向福崧开火。阴奉阳违、笑里藏刀才是他和珅的本性。不过，另外三位军机大臣，福隆安、梁国治、董浩倒是都和阿桂一条心，保定了福崧。福崧了解到最上层领导站在他这边，紧张的心情一下子



松了许多。

只听乾隆又说道：“福崧你听着，你在查办甘肃亏空及冒赈案中实心任事，办理的有条有理，甚慰朕心。虽有人称你为酷吏，但更有人夸你为能吏，朕也想重用你。王亶望先任浙江布政使，后任甘肃布政使，再任浙江巡抚。他在甘肃四年，竟想出虚报灾荒，名为捐粮赈灾，实为侵冒官项的法子来骗朕。那么他两任浙江要员，做了四年浙江巡抚，难道还会清正廉洁么？浙省仓库有没有问题？是侵占国库还是仓廩亏空？朕需要你去查实。你听着，朕派你去浙江做巡抚，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福崧又急忙跪倒，叩首道：“蒙皇上如此信任，臣一定不负圣恩。”

“你起来，朕的话还没有说完。浙江亏空是已经有人上了密折的，但具体亏多少？你要彻底盘查，如有亏短情弊，要立即据实禀明。还必须将全省的库帑仓储皆归实贮，你多长时间能够做到？”

“臣未在浙江做过官，不知其中情况，等查清亏空数额及亏空情弊方能定下限期。”

乾隆见他没有武断下军令状，觉得比较满意，道：“果然做事有条理，但朕还是要问你，此次查办你能不动声色么？朕希望浙江之案莫用重典，少动刑狱。”

福崧有些不明白了。不用重典，不杀几个贪官污吏怎么能让众官员甘心掏腰包来弥补亏空呢？但凡敢贪能贪的官员都是又贪婪又精明，而且往往是一窝贪，一党贪，互相看着，互相攀着，连着一条心和你对着干，不打下来一两个出头鸟，这些人根本不可能乖乖的顺顺利利地补上亏空。

乾隆见他不回答，也不追问，继续说道：“浙江之亏空毕竟与甘肃冒赈案不一样。一是甘肃一案是向朝廷谎报早灾，以赈灾之名，贪污监粮，上下蒙蔽，将国库与民脂据为己有，中饱私囊。而浙江亏空，账目还在，是借钱没还，只要还上了，就可宽容一些。二是甘肃一案，杀人太多，再在浙江动刀子，恐震动天下，百官恐慌，人心难稳。更重要的是第三个，浙江税赋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千万不能乱啊！”

福崧这才明白，这些纷纷指向自己的矛头对乾隆还是有影响的，而这一影响则反映在了下一步对浙江亏空的查处上。乾隆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对浙江要怀柔，要少流血甚至不流血还要把事情办好，以保证官场上这些已经炸了窝的马蜂不要再乱蛰人了。但如何才能既对了皇上的这个意思，又把差使办好，实



在是个难事。

008

福崧一惊，连忙说道：“臣在想，皇上不兴大狱，的确是仁心高厚，上顺天时；下合民情。但不动刑狱，又是怎样个查法？难道和他们一个一个的讲道理不成？微臣才浅，一时还没能想出妙策来。”

乾隆点点头：“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朕与阿桂、和珅议过这事，已经有了办法。按和珅的话说，叫做先礼后兵。你可以在查出亏空之后限令各州县按期自行弥补，同时传下文札，到期不能补亏者，必严厉查办，朕会在一定时候下明旨进行督促。期限一到，未补足亏空的所欠也不会很多，此时可按律处罚，也不至于用严律、兴大狱。”

乾隆的这条妙计，实在是让福崧佩服地很。要想不动用严厉的刑法来治理浙江，似乎的确也只能如此。不过，乾隆等人还是把事情想的简单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乾隆虽有宽容之意愿，但属下未必存有体谅下面的百姓，理解上面的长官乃至皇上的良心。浙江百官亏空案——窦光鼐一人独斗浙江全省官吏乃至数名钦差的反贪大戏也就由此开场了。

二

北方二月的天气还是冬寒未去，万木萧萧。而浙江南部的平阳县已是日暖风和，春意荡漾。柳枝开始吐出嫩绿色的新芽；茶花、梅花竞相绽放，红红白白的一片，甚好看。平阳县边的鳌江江面上波光粼粼，船影点点，景色宜人。鳌江边上，两乘四人抬的轿子急匆匆向着平阳县府衙而去。

前面轿中坐的是黄岩县知县许文成，后面是永嘉县知县冯万行。两人刚刚从杭州公干完毕，都没有回本县，却不约而同地乘船来到了平阳县，在岸上换乘小轿时相遇，二人去杭州是应付浙江布政使国栋抽调部分县级官员问寻浙江亏空的事。福崧这一次来浙江的目的大家都心照不宣，福崧来当巡抚后第一个要办的案子必是浙江亏空。布政使国栋想先摸摸家底，到也好应对，可是这批老官油子也各有各的算盘。两人含糊应对一番，就急忙赶到平阳县找知县黄梅要主意。

黄梅时年五十四岁，在平阳做知县已经八年了，在浙江为官也已经十多年了。因他所在的平阳县是个有名的富县，黄梅不求升迁，不愿调县，一心一意，在平阳扎下了根。他对浙江官场形势应该说比别人更了解。而且，为了好好捞钱，黄梅在京中、省城都布有眼线，攀着高枝。因有了这些手腕，黄梅的名声在浙江叫的很响，两知县头一个想到找他来议事，就不奇怪了。

许文成、冯万行来到平阳县衙门口，两人下了轿。衙门口几个衙役正晒着太阳说闲话，见两乘四人轿停到门口，知道官阶不小，有两个衙役急忙迎下来。远远地望见是许文成、冯万行二人，忙道：“是二位大人来了，我们这就去通禀我家县太爷。”

许文成将脸一沉，道：“我和你家大人是什么交情还用通禀么？我们直接进去。”他生就一张黑脸，此时脸一沉更是黑的发亮。衙役不敢再多说，只得在前边引路。

冯万行边走边问：“你家主人在做什么？”

“正陪着老夫人看戏呢？”

冯万行与许文成互相对视一眼，没说什么话。两人穿过前院，经过签押房，绕过几个回廊来到后院，远远听到有唱声和着管弦锣鼓声随风轻轻飘过来。

老爹爹耐烦听端详

姜子牙钓鱼渭河上

孔夫子陈州曾绝粮

韩信讨食拜了将

百里奚给人放过羊

把这些名臣名相名儒名将一个一个人夸奖

哪一个他中过状元郎

老爹爹莫把穷人太小量

多少贫贱做栋梁

两人望过去，扮作王宝钏的旦角正唱到高潮，和她爹爹斗嘴斗的正狠。台下椅子上黄梅用手轻轻地打着节拍，虽是只能看到背面，但看其身子轻轻晃着，显是看得入迷。正中坐着黄梅的母亲，穿一件蓝布湖绸大襟、右衽袄裙，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但精神矍铄，白发抿的整整齐齐，满脸红光，正笑眯眯地盯着戏台看戏，高兴的连皱纹都往一块儿聚。两人知道黄梅是孝子，他母亲特别爱看



戏,尤其是《三击掌》,百看不厌,黄梅也就跟着爱看起来,经常请了戏班子在家中演戏。这花费虽然不小,但孝字当先,却也没人敢说什么。

衙役已经抢过去通报了黄梅。黄梅扭头看看冯万行和许文成,和老夫人低声说了一句话,便向二人走过来。黄梅生就一对小眼睛,却特别有神气,让人感觉此人十分精明。他走过来笑道:“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说吧!两位贤弟来此有何贵干?”

冯万行拉住黄梅的手,拍着他的手背道:“黄兄,你真有闲情逸致啊!福崧这个魔头要来浙江当巡抚查亏空,咱们得想个办法。您说说,该怎样应付呢?”

黄梅笑笑没说话,将二人引进官厅,落座上茶后才道:“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心经》经常读么?你们心中挂碍太多了。”

冯万行皱着眉头道:“《般若心经》能解决这眼前的事吗?”

许文成冷笑:“难道你没有挂碍?平阳县的库府中还存着多少银子?恐怕是库底朝天吧!福崧来了看你怎么对付?”

黄梅掏出一个嘉乐梅花斑紫玉鼻烟壶,倒出些嫩黄色的鼻烟,闻了闻,仰起头,鼻子抽搐一阵,叹口气道:“你们两位都在浙江为官,可知道浙江是什么地方?”

冯万行道:“不就是江南一省么?山川秀丽之处,也是人文渊薮之地,自古东南形胜,三吴都会。还有什么可说的?”

许文成道:“咱们听听黄兄的高见。”

“福崧是狠,但他也得要看地方。浙江全省十一府七十六个州县无县不亏空,浙江抚司道员无人不染指其中。要只办一府一县是不可能的,但要全办,他不敢!甘肃案子他福崧虽然办下来了,但甘肃现在是什么样子?从上到下许多官吏都是新换的,上任伊始账目难清,民情不熟,许多地方不得不暂缓纳税,但甘肃之税赋又能有多少?浙江又是什么地方?你们是知而不解啊。天下三分之一的税赋出自浙江,他福崧有多大胆子敢乱了这里!再则,京中又是什么样子,难道你们没有听说么?除军机大臣外,其他人全都上了弹劾福崧的折子,而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军机大臣在背后撑着腰。面对雪片般的折子,他福崧再硬的腰板也难挺住。福崧是清官,但他不是迂官,他知道深浅。甘肃一案,他挺下来了,

浙江他再捅点娄子，他还能挺下来么？”

冯万行点点头道：“高！黄兄之见解果然深刻精到，一矢中的。兄弟实在是佩服！”

许文成不放心地问：“黄兄，京中情况你只说了个大概。详细情况你打听清楚了没有？皇上对甘肃一案、对福崧、对浙江是什么看法？七位军机大臣又是什么看法？朝廷最近有什么动作？您在京中不是有人么？你打听到什么没有？”

“福邑那小子，什么口风也没有透。前几天送的三百两银子的炭敬算是喂了狗了。”

“事关他兄长福崧，他怎敢乱说。”冯万行道。

黄梅笑道：“冯弟错了，福邑和他哥不一样。只要有银子，他能六亲不认。我前几天病了一场，没打听清楚，这次福崧升了官，福邑的冰炭敬也跟着涨价了。去年是三百，今年是五百。我已经打发王福又拿了一千两银子上京去了，五百两是给福邑的，另五百两是给六部中几个清吏司的小京官，和一些主事看门护院的，从他们那里也能花小钱知大事。不日就能报回来京中的消息。”

冯万行道：“现在朝野上下皆知和珅最得圣上恩宠，专政朝堂，潜移政柄，且生性贪黩，明着向百官征求货贿。听说各省督抚司道无不攀货盈门，靠巴结和珅升官发财的大有人在。黄兄在平阳县经营了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想到走这个门路么？”

黄梅叹了口气，道：“侯门深似海，你没亲历过怎能知道？和珅的台阶太高，岂是你我能攀得上去的。”

许文成道：“此话怎讲？”

“我妻兄陈大器曾任陕西抚辕巡捕官。三年前陕西巡抚毕沅让他带二十万两银子去京馈赠和珅，妻兄来到京城和珅处，投出礼单名贴后，却再没有了回音。我妻兄怕交不了差，每日急得到处托门子打探消息，一连十多天，花费五千多两银子，才有熟人帮忙约见到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一同吃饭。席间那少年问：‘是黄的，还是白的？’我妻兄急忙答道：‘是二十万两白银。请您转送和中堂。’那人轻昂着头道：‘我家和大人哪有空闲收这些东西，这都是我们下人的事。’然后叫了两人将银子收入库中，给了我妻弟一张名柬道：‘这个给你，就算作收银的回贴书号。’我妻弟不敢多说。回去问引见人这个少年是不是和珅的心腹或是管家。引见人听了大笑：‘那人不过是个二等奴才，若是管家心腹，你就是



花上万两银子，也未必肯见你一面。’我妻弟当时瞠目结舌。你想想和珅是多大的气派，你我所费尽心机要弥补的亏空，不过是人家一个二等奴才一两个月赚下的门包费。你有多少钱能往里填？”

冯万行听的啧啧叹息，许文成也不再言声。

冯万行先低头叹口气，又抬起头来哈哈大笑道：“这真是小巫见大巫，咱们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许文成不以为然：“从古至今，从来官场上都是梁先从上边歪，霉先从下边烂。真要查亏空的话，最先倒霉的还是咱们这些七八品芝麻官。”

正说着外面一阵大乱，只听满街的锣声，敲得震天响，隐隐的还有鼓声。三个人停住了话，仔细听听，听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铺天盖地的，好像千万颗豆粒倾落在一张巨大的席上。

冯万行听得心惊，道：“莫不是大汛破了堤了？”

黄梅斜看了冯万行一眼道：“这大晴的日子，好好的日头，哪里来的大汛？你不是刚从鳌江边上过来么？我看你是吓糊涂了。”他刚刚吩咐衙役徐三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个衙役连跌带撞地跑进来，气喘吁吁说道：“大老爷……不好……了。”

黄梅从椅子上一下子跳起来，急道：“怎么了？快说！”

“外面来了……上千号……老百姓，都操着家伙，说……要面见大老爷。”

黄梅等人的头一下子就炸了。造反！这个词同时蹦到了三人的脑海中。

“不可能。”黄梅又自言自语道。“走，去看看。”

三

黄梅派了人去安顿自己的母亲，然后和许文成、冯万行出了官厅直奔前院而去。走到仪门处已听得到人声鼎沸。再到前院，看县衙大门紧闭。几个衙役扶着顶门杠子，另有几个衙役搬了梯子倚在墙上，爬在梯子上往外瞧。

黄梅问道：“都瞧见什么了？”

一个衙役回禀道：“全是人，黑压压的，都操着扁担锄头。”

“废话！我问你都是些什么人？看到为首的没有？”

“回老爷，都是些农夫、庄丁、佃农。前面有几个穿的整齐，锦绣的衣服，像是领头的。”

黄梅道：“把大门打开。”

底下人都一愣，黄梅喝道：“没听到么？把大门打开。亏你们还是干的捉盗拿脏的行当，真遇了事一个比一个没用。”

大门一开，外面嘈杂之声立时如退潮般落了下去，很快就变得静悄悄的。

黄梅带了几个衙役走出去，站在台阶之上，向前望去，门前人头攒动。数千人将街道挤得满满的，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胖老头，眼睛大而亮，满面的红光，透着一股压人的气度，穿一身蓝色贡绸袍子，黑牛皮褂子，头顶镂花银座，上衔金雀，是个举人的打扮。身后跟着几个老头几个中年人，都是秀才、举人打扮，也有几个没有功名的，但穿戴整齐，看上去像是庄上有势力的乡绅。

黄梅认得那胖老头，叫吴荣烈，是平阳县一个大族的族长，在整个县里都很有威信。这伙人铁定是他领来的，这老头和自己打交道已经很久了，去年秋收时就带了几个乡绅，要他减轻乡民所交还官仓的息谷，黄梅开始还敷衍几句，后来干脆就闭门不见。再后来听说吴荣烈又在腊月里告到府里，叫温州知府范思敬一顿乱棍打了出去。今天看这个阵势，这老头是豁出命来要和自己干了。

黄梅定定神，努力作出和颜悦色的样子对着下面道：“我知道大家必有冤情，闹出这么大动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聚众持械是什么罪名？难道你们都不顾家里的老小了么？就不知有国法么？本县衙大门前有喊冤鼓，大堂上有明镜高悬，为何不走正经的路子？”

说罢又对着吴荣烈道：“吴员外，你是有功名在身的人，朝廷有恩于你，怎么也做出这些事来？如果有事要与本官说，请进来慢慢商谈。这些人就让他们散了吧！”

吴荣烈冷笑三声道：“放屁！你还要百姓鸣冤，你还要在大堂上明镜高悬。今儿我们就在这衙门口把话说个清楚。”

“吴员外，那你就把话说明白吧！本官也想听一听。”

“我问你，按照岁例，每年春荒之时，官家要借谷给百姓以资救济，但出借时连谷带穗以竹筐盛之，每次连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实际只借出四十五斤，却要按五十斤来算。等到了秋收还仓之时，也是连谷带穗以竹筐盛之。除实还五十斤外，还要加筐五斤，又有折耗五斤，息谷五斤，共六十五斤为一称，实还六十

